



NOVEL
HARVEST

收获

NOVEL
HARVEST

长 篇 专 号

《心!》 陈希我

《祭奠阿里》(非虚构) 卢一萍

《风尘里》 海 飞

长江文艺出版社
长江出版传媒

春卷

2019

NOVEL
HARVEST

NOVEL
HARVEST

NOVEL
HARVEST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收获长篇专号 2019. 春卷 / 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 —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 3

ISBN 978-7-5702-0956-9

I. ①收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8596号

名誉主编 ■ 李小林

主 编 ■ 程永新

副主编 ■ 钟红明 王 彪

出品人 ■ 尹志勇

策 划 ■ 黄 嗣 阳继波

责任编辑 ■ 黄文娟 田敦国

责任校对 ■ 陈 琪

责任印制 ■ 邱 莉 胡丽平

封面设计 ■ 李 筱

插 图 ■ 木 森

出 版 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■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 编 ■ 430070

网 址 ■ 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发 行 ■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■ 027-87679360

印 刷 ■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■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 ■ 25 插页 2页

版 次 ■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 ■ 630千字

定 价 ■ 35.00元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

地 址 ■ 上海巨鹿路675号

邮 编 ■ 200040

电 话 ■ 021-54036905



Contents
目录

春卷

心！

陈希我
4

比太阳更不可直视的是人心

199 ■ 张莉

祭奠阿里（非虚构）

卢一萍
206

一曲庄重的英雄颂歌

336 ■ 阿来

风尘里

海飞
338

收获

NOVEL
HARVEST

长 篇 专 号



春
卷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林晓桑华文《收获》

2018 年第 1 期
954441 第 1 期
5000000000000000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收获长篇专号 2019. 春卷 / 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 —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 3

ISBN 978-7-5702-0956-9

I. ①收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48596 号

名誉主编 ■ 李小林

主 编 ■ 程永新

副主编 ■ 钟红明 王 彪

出品人 ■ 尹志勇

策 划 ■ 黄 嗣 阳继波

责任编辑 ■ 黄文娟 田敦国

责任校对 ■ 陈 琪

责任印制 ■ 邱 莉 胡丽平

封面设计 ■ 李 筱

插 图 ■ 木 森

出 版 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■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 编 ■ 430070

网 址 ■ 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发 行 ■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■ 027-87679360

印 刷 ■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■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■ 25 插页 2 页

版 次 ■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■ 630 千字

定 价 ■ 35.00 元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

地 址 ■ 上海巨鹿路 675 号

邮 编 ■ 200040

电 话 ■ 021-54036905



Contents
目录

春卷

心！

陈希我
4

比太阳更不可直视的是人心

199 ■ 张莉

祭奠阿里（非虚构）

卢一萍
206

一曲庄重的英雄颂歌

336 ■ 阿来

风尘里

海飞
338

心！

陈希我



这里，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，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。

——费·陀思妥耶夫斯基

抉心自食，欲知本味。创痛酷烈，本味何能知？

——鲁迅

八月一日，一艘中国帆船载杂物由福州抵达，十时左右，
看守发现长崎湾外六英里处有一艘帆船。

——远藤周作《沉默》

人物

林修身（又名“U”、“呦”、林光、长谷川光、长谷川龙）

林北方：横滨中国料理店“佛跳墙”少东家

林老板：横滨中国料理店“佛跳墙”老板

长谷川幸之助：长谷川远洋船运社社长

长谷川香织：林修身夫人，长谷川幸之助之女

林太郎：林修身与长谷川香织之子

佐伯照子：长谷川家女佣

坂本胜三：长谷川远洋船运“光”号船长

森达矢：长谷川远洋船运“光”号水手

李香草：巨港日军集中营劳工

迈克尔·佩恩：巨港日军集中营美军俘虏

林修身父亲：中国登民

远藤神父

司空医生

我

第一章

心碎

一天，一个人走进医院，对医生说：“我的心碎了！”

医生愣愣瞅着他，眼角一个抽搐。正要笑，笑声已从对面助手那里发出了。医生马上严肃下来。助手也赶忙用圆珠笔做出敲牙动作，咧着嘴。他有蛀牙。

“您是说，心脏不舒服？”医生问病人。

“碎了！”他说。

心哪里会碎？所谓心碎不过是一种修辞。或是对方在开玩笑？这是一个老人，看上去已有八十多岁了。但他确实右手捂着胸口，表情痛苦。他的眼珠惊恐乱转，好像真的瞧见自己的心碎掉了。医生叹了口气，又问：

“哪里不舒服吗？”

“碎了……”对方仍然说。

能这么说话，说明他还不太难受。医生想。但病人突然伸出左手，好像要去抓桌上的听诊器。医生迅速把听诊器一收，又去收笔和处方笺，通通划进抽屉。这使得他再开始给病人诊断时，多费了一些时间。再看病人，病人已经趴在

桌沿上了。医生紧张起来。

“您详细描述一下……”

老人已经不能抬起头来了，只把头顶对着医生。他的脑袋像婴儿，只有细细的胎毛一样的毛发。皮肤很白，白得有点透明，可以瞧见血管。医生伸手去摸他的额头，汗水潸然淌下，沾医生满手。医生甩着手，茫然四顾，才发现没有人陪同病人。后来医生喊冤：这么大年纪了，竟然没人陪同，叫医院怎么办？医生站起身，到诊室外喊护士。没有护士应，医生又支使助理去叫领导。

院长来了，说这人好像在昨天报纸上见过，是从日本来的什么人物，就住在离医院不远的饭店。他应该有人陪伴回国的。再询问老人，助理抢在诊室门口，只消老人一开口，他就会像子弹一样飞出去找人。老人听要叫人，竟然可以仰起头来。但他使劲摇头。他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力气摇头，好像把最后的力气全拼出来了。院长就摆手安慰他：“好，好，我们不找……”他才又耷拉下脑袋，几乎同时，他身体猝然像被抽空了，瘫在地上。

判断是急性心梗。就地抢救，同时采集血液标本，检查超声心电图。但病人没有抢救过来。

日本那边亲属要求把尸体运回日本。包机的事，他们可以解决。家属一再强调不要给尸体换衣服。当时中方担心被日方追责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，当然照办。尸体运回日本后，这边就着手处理相关人员，医生被停职审查了。

医生姓司空。在往后的几年里，司空医生一直纳闷这患者患的究竟是什么病，当时患者整个心室失去了收缩功能，这种情况从没有见过。另外，患者心肌酶并没有预计的那么高，只是比正常值高出少许。直到五年后，一个叫佐藤的日本医生才发现了一种特异的心脏病，病发时，还真是心苞破裂。这种病，后来被命名为 Stress-Induced Cardiomyopathy，中国称为“心碎综合征”。

但一般来说，只有绝经期妇女才会患上这个病，因为雌性荷尔蒙的流失。五年后佐藤医生拿到当年的病历时，一度怀疑是中国方面做事马虎，把性别写错了。好在死者的儿子证明，死去的是他的父亲。当然，即使没有死者儿子证明，那倒霉的中国医生司空也不可能再倒霉了。时过境迁，一九九〇年，作为西方阵营的日本与中国已过了“蜜月期”。

第二章

盖棺

去世的人叫林修身，日本长谷川商会会长。他是作为爱国华人被邀请回国的。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四

十周年纪念日，这日子让正处“蜜月期”的中日两国有点尴尬。最后中方决定，把侧重点放在爱国主题上，结合招商引资，邀请海外同胞与侨胞回国联谊，林修身就在被邀之列。

其时，我在日本为系列专题做采访，这个林修身并非我的采访对象。之所以临时决定专访他，是因为他在北京有个壮举，他表示要把全部

财产捐出去。

据大使馆人员介绍，这个林修身总是强调他的姓氏应读作 lin，是中国姓。这确实就是中国人名字。我看着“修身”二字，想象着他的形象。那时国内人普遍赞叹日本，但我的逆反性格让我不愿人云亦云。我习惯于去挖日本的缺陷，比如日本人的神情我就很不喜欢。我想象非日本人的林修身应该是气宇轩昂的，讲礼仪，但不像日本人那样刻意谦卑。他知大义，择善而从，他回祖国捐资就是一个例证。

据说那天在北京，国家领导人接见来宾。“现在想起来，当时就发现他脸色很红。”过后在场的人回忆说，“但没有人把注意力停留在他身上。气氛很好，领导人很亲切，中国改革开放，百废待兴，大家都想为祖国出力，畅谈甚欢。这个林修身也很高兴，发言时，他竟然说不出话来了。”

回忆者描述的林修身外表，竟跟我想象的大相径庭。这个林修身，脸和身材都圆溜溜的，就像小孩。当时可能是为了给自己打气，他的手臂不停地舞动着。这让他更显得幼稚。他张开了嘴，他嘴里没有牙齿，空空的也像刚出生的婴儿。他猛地迸出一句话：

“我要裸捐！”

那时候还没有“裸捐”这词，没有人听明白。人家以为是他发音问题，他是福建口音。在场相当多的人说福建话，但也听不懂，原来他们说的是闽南话，而他是福州人。他又攥着舌头说了一遍，有人听清了。“就是 naked donation。”有人向领导人解释，“或者是 all-out donation……”。

但这简直失礼，岂非把领导人当作不会英语的人。领导人还真懂英语，手掌一竖，表示明白。很多人也都明白了。但“裸捐”这词也太不庄重了，特别是在这种场合，大家都有点尴尬。有人在心里想：他还真是从日本来的。

但领导人也用“裸捐”这词。领导说：“裸捐，好！什么叫‘海外赤子’？‘赤子’就是

‘裸’，这就是‘赤子’啊！”

大家鼓起掌来。这使得这个林修身一下子成了明星，媒体大量报道。消息传到了日本，大使馆推荐我采访他。我算了一下日程，等他回国，我还在日本，到时候再采访他不迟。我做的是深度报道，但必须先跟他预约一下。我就给他在北京下榻的饭店打了电话。电话那头，他哼哼哈哈的，我想是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约好具体时间，没想到第二天他就离世了。

我随大使馆人员去他家吊唁。他住在横滨元町。老远就听到了哭丧的声音。葬礼是中式的，哭丧声是从扩音喇叭传出来的。日本人喜欢安静，难道不会造成扰民？我后来知道，真有邻居来提醒过。但丧家没有收敛。邻居就托町内会来说，丧家还是不理睬。町内会就反映到了社区建设委员会。社区建设委员会倒反过来说服町内会的人，说丧者毕竟是中国人。

“知道是中国人。让人很舒服的一个人。”町内会的人说。这大概是日本邻居对这中国人的普遍评价。“修身，修身先生，确实，人如其名，但这下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习俗。”建设委员会的人说，“现在不是日中友好吗？”

“这是扰民的理由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建设委员会的人改变了策略，“毕竟是生命最后的告别嘛！按自己国家风俗办一场，也是可以理解的嘛！包涵包涵！”

实际上，建设委员会已被横滨日中友好协会打过了招呼。而横滨日中友好协会，则是受了日本华商会的委托。说是林修身先生德高望重，生前做了很多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事，又是日中友好名人，家属提出的要求，理应得到满足。

但即使是中国丧俗，哭丧也不至于要用扩音喇叭。当时国内是有一些爱显摆的丧家这么做，但这个林修身，不是早已生活在国外了吗？

据说这是死者生前要求的。到了晚年，他多次向儿子说起葬礼的做法。

不仅有哭丧，还有乐队。国内丧礼也有用乐队，但这里是两个乐队，一个中国民族乐队，一个西洋乐队，并且统一着装。西洋乐队着西洋军乐队服，但民族乐队所穿的服装有点莫名其妙。我试着问乐队人员，回答说是中国传统服装。哪个年代的？对方也答不上来，只说戏剧上都这么穿的。我倒是曾看过一篇探究中国戏服的文章，“衣箱規制”是以明朝生活服饰为基础的，再参照其他朝代。为什么是明朝？明朝是最后一个汉人的王朝。但这种说法未必站得住，明之前就没有外族统治？清之后的民国呢？也许戏服嘛，就是戏服。人生如戏，有什么可较真的？

而且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探究传统，简直迂腐。一个世纪来，“新文化”“新生活”运动，还有战乱，然后“破四旧”“文革”然后是“新启蒙”，传统已像被打掉的一排牙，噼啪四溅，无处捡了。就是若干年后掀起“文化寻根”浪潮，传统也更多的只是作为批判对象。就是捡回来，也难以接上血脉。有一种说法：传统在海外保持了下来。远离祖国的中国人，更珍惜自己的母国文化。我曾去横滨中华街，那里的关帝庙确实像模像样的。但这个林修身的丧仪让我觉得，所谓海外保留的传统也是可疑的。

我发现竟然有人在画十字。难道丧主是信教的？这让我惶惑。如果丧主是教徒，那么我该行什么礼？比如天主教，我印象中天主教徒前往外教丧家吊唁，是禁行圣礼的。那么反过来呢？外教人对教徒该怎么做？好在他的儿子是跪着叩头答谢的，牌位上也没有写“神”“灵”，写的是“显考”。

但确实没有念经的。中式天主教葬礼是不念经的。牌位可以按中式写，还可以在牌位前行本地之礼。也讲“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”，但这句来自《中庸》的话，被天主教做了特殊的阐释，在“事死”与“事生”之间建起类比，把重点放在“如”字上。既是“如”，那就不是“是”，那么牌位只是个假借的类似物，灵魂并不

在牌位上。

这个林修身，灵魂在哪里？

我走出长谷川宅门，发现门口有一棵巨大的树，这棵树形如苍老的手，几乎遮盖了大部分庭院。“这是榕树。”蓦地有人在对我说话。我扭头看，一个老人。我记起我刚来时，就看见丧家人在请这个老人进屋。但他不肯进。当时我只以为他是客套。再看他的脸，瘦骨嶙峋，神情诡异地望着我，又望望榕树。

“大树底下好乘凉啊！中国的大树更好乘凉！”他又说。

我这才意识到对方说的是中国话。“您是中国……”

“台湾人！”他说，“老实说。”

我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用意，只是想，台湾人不就是中国人嘛。

“我叫林北方。”

跟林修身相反，他用日语拼读他的“林”，はやし。“大使馆的吧？”他说，戳了戳停着大使馆汽车的方向。我点头。

“可算是斩获满满的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问。这个人说话，像日本人那样没有主语。

他仍然没说主语。“那天从这个门进去，就想着有这种结局吧？这榕树知道。”

我大概能猜到 he 指的是谁了。

他又仰头望着树。树沙沙响。“那天早晨，树也是这么响着。树都是这么响着的，但主人换了。这声音像掌声，还是像叹气？对我是，对长谷川先生，也一定是叹气吧？”

“长谷川先生？”

他指门口的表札。但上面写着“林”。他好像才发现到，显得有些沮丧。“是啊，表札都换了！是啊，来蹭我的姓了。还叫‘修身’？装什么圣人！但长谷川商会这名字还在。长谷川商会，不是长谷川家的产业吗？”

我没想到这。

“长谷川幸之助先生要早知会引狼入室，那天他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那天？”

“而且是在那一天。”

“哪一天？”

“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。”

他用的是天皇年号纪年。我努力在脑子里换算着，好像是战争时期。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嗡嗡响：“就在这个城市。大清早，一家叫‘佛跳墙’的中国料理店，门被推开了。”

林北方嘴里的他

门铃“咣当”大响起来。就连送货人的动作也没这么鲁莽。“佛跳墙”店主总是提醒送货的，楼上的人还在睡觉。睡觉的是店主独生儿子林北方。父亲疼儿子，总是说：“小孩多睡一会，多睡一会！长身体。”

推门的是一个女子，一股狐味让楼上的林北方一下子醒了。他跳起来，就往楼下跑。楼下台柜上冒出一个脑袋，那是店里的伙计。伙计也被来人惊起，他急急绕到台柜外侧，向门口跑去。过道上有个个容镜，他刹住脚，往镜子里照。他个头矮小，只能在镜子下半部照着。镜子里可以见到他脑袋顶着一头乱发。他发觉自己手里还拿着饭勺，就顺手拿饭勺往头上一梳。

“混蛋！想滚蛋吗？”店主正从叉烧炉上爬下来，一眼撞见，喝道。

已经说了好多次了，就是改不了，这个伙计，总是随手拿饭勺梳头发。这下店主太生气了，伸手越过台柜，抢过饭勺，一勺向伙计敲去。伙计闪身，撞到斜对面的壁橱上。壁橱里的瓶罐大响了起来。瓶罐碰响中一个女声响起：“对不起……”

伙计将头别向门口相反的方向。那里有镜子，他可以从镜子瞧见门口。林北方说，他从半明半暗的镜子里瞧见伙计的眼睛，就像白天的灯

一样悄然发亮。

门口女子又叫了一声：“有人吗？”

店主没明白来的是谁，又一挥木勺。“你死了？还不快去！”

伙计愣着，不敢相信店主真的让他去迎接来客。他猛地一个嬉笑，就往门口奔去。但到了门前又刹住脚，故作刻板地应了一声：

“对不起，还没到营业时间呢……”

来人没有理睬，战争时期用来替代招牌板的门帘不由分说被撩开了。“说什么营业不营业啊！”话音未落，对方的手就向伙计伸了过来。伙计缩了一下，但没有后退。他的胳膊立刻就被对方的手抓住了。其实只不过是对方的手指搭上。对方是女的，手指细短，明显握不住他的胳膊，但他还是被对方牢牢控制住了。他慌张瞥店主。店主正忙着事。他就顺势让对方把自己拉走。

林北方骨碌下楼，跟了上去。

街上雾气蒙蒙，从海港方向传来几声轮船的鸣笛，带着破晓的激动与焦灼。伙计的手被女子抓着，林北方能感觉到女子的手像烙铁一样滚烫。他家伙计也好像感觉到烫，不住地转着手腕，调整着接触部位。但他始终没有将手脱出来。不仅没有，倒好像在通过一再转动，去蹭对方的手肉。身边人影幢幢，林北方也不知道为什么街上人这么多，好像发生了什么。但他没心思去想，他只跟着前面这对狗男女。

人流不时阻挡着狗男女的去路，他们在人流中艰难穿行。这让林北方解气，觉得全世界都在支持他。这对狗男女不得不停下脚来，女的在寻找出路，男的焦急地原地跺着脚。女的抓住一个人流空当，钻了过去。伙计来不及反应，被拽得踉跄。但他的手没有脱开。他们的脑袋忽然被人流淹没了，林北方紧张，跳起来寻找。他们的脑袋就像落水者头上掉出来的帽子，失去了方向，在人流中漂来漂去。林北方真想冲上去，逮住他们。他从人流底部钻过去，赶上他们。但他又不

敢行动，或者说，他不敢在那女子面前这样做。他虽然咒骂他们是“狗男女”，但他还是想把他和她区别开来。虽说捉奸捉双，但这不能叫作“奸”。他相信是他家伙计去纠缠人家的，就像他现在死死抓住人家的手。还因为抓得太紧，女的一度叫起疼来。他慌忙撒手，但接着又抓上去。是他家伙计不要脸。林北方这么犹豫着，人家已走远了。他认出这是通往长谷川家的路，那女子是长谷川家的小姐，叫长谷川香织。

“那时候长谷川家门口表札上还写着‘长谷川’，主人是长谷川幸之助。”林北方说。

这个林北方嘴角深深凹陷，这使得他的颧骨格外凸出。因为颧骨凸起，眼窝又凹下去，那脸神秘而狰狞。

“那时候这榕树还没有这么大，但已经足够威风了！”他又说，“那天早上就站在这棵榕树下。”

林北方说，当时，望着这棵榕树，他家伙计也生出了畏惧。他发出一声嘟哝，更像是在念咒：“我不……”

“你还想回‘佛跳墙’去吗？”长谷川香织问。

伙计赶紧摇头。林北方说，他家伙计应该很清楚，他这一脚从“佛跳墙”跨出去，是别想再回来了。要回就回你中国去。林北方说，他家伙计是中国来的，他最怕回中国。林北方平时恶作剧，就冲他喊：“滚回中国去！”他就吓得连屎都绿了。

伙计摇头，香织笑了。“就是嘛！”香织说，牵着他，一提。“来！”她把他身体提得歪斜。他不敢调正身体，就这么歪斜着由她牵着走。她把他带到边门，那门翕着，估计是她刚才出来时有意虚掩着。林北方也想跟进去，不料一个仆人过来，把门关上了。他急得攀着围墙，里面是空旷的庭院，他不敢进去。

长谷川香织带着那伙计横穿庭院，伙计歪歪扭扭踩着铺石，竭力让自己不碍着香织。到了廊

檐下，他简直就像牵线木偶一样，被她提着上了走廊。她提得很轻松，因为他没有给她重量。倒不是他个子小的缘故，而是他是自己先蹬上去了。他早已迫不及待了。倒是她，因为要拈和服下摆，显得有点费事。

女佣们在廊道上穿梭跑着，地板在急急颠跑中颤抖。耳膜上挠着收音机的滋滋声，这声音被女人們的碎步搅得凌乱。香织险些撞到一个女佣身上，她欢快地尖叫一声。

“都忙起来了呢！”她回头对跟在后面的他说。

廊道折了个弯，方向是接近大门口。她带着他走来，把他推进尽头一个房间，林北方知道，那是她的闺房。他灵机一动，爬上了榕树。攀上一个枝丫，他可以看到那个房间。他曾经偷窥时在窗纸上戳过一个洞，也许是位置太高，没有被发现，这洞还在。这洞在高位，给他好视野，他可以俯瞰整个房间。房间有点暗，凌乱极了，被褥没有收进壁橱，还掀开一大角，保留着女主人离床时的状态。空间狭小封闭，香织那特有的体味好像都从窗纸破洞透出来了。香织让伙计坐被子上，他愣着。香织把他一推，他就坐下了。不过他马上起来，换成了跪坐的姿势。但他的手还是不老实地悄悄蹭了几下被子。香织说了声“等着”，就要出去。他嘟哝了一声什么，香织停了下来，回头说：

“别怕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没人会进来！”

他又嘟哝了一句什么。他扭扭捏捏，声音很小。

“爸爸刚起床呢！”香织说，“是啊，有点早。但不这么早，你能出得来吗？我去催催爸爸，爸爸一定在那边应酬叔叔他们。”香织看了看门外，继续往外走，回身关好拉门。

伙计一个人跪坐着，姿势僵硬。他的胸和背没有半点动静，好像连呼吸都屏住了。他把视线收缩在自己膝盖前，一副坐以待毙的样子。他看上去好像一只任人宰杀的羔羊。

“嗨呀，原来全在这啊！”一个男人粗野的声音。他吓了一跳，身体好像被这声音揉歪了。他斜着身，窥视着拉门。拉门完好关着，声音是穿过拉门糊纸进来的。

“是你这家伙啊！是什么风把你给刮来的啊？”这是长谷川先生的声音。

“珍珠港方向刮来的神风嘛！哈哈哈哈……”来人说。

大家一起大笑了起来。

“实在是振奋人心啊！是到了让洋鬼子瞧瞧咱们厉害的时候了！宣战，宣战！”来人又说。

他霍地站了起来。

“这太平洋路线一打开，我们这些搞航运的就马上大有可忙的啦！”来人说。

“是啊！”一个说，“以前没我们民办航运什么事……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！”另一个声音说，“人家长谷川航运早就在编了！”

“还不是在北千岛吗？还不是在那个择捉岛什么军冠湾睡大觉吗？”

“怎么能睡得着嘛！”长谷川先生的声音。

“总之，现在可以掀开被子了！大干一场！”一个说，“忙，忙！忙得焦头烂额，屁滚尿流！屁滚尿流，焦头烂额！哈哈，南方的资源圈啊，石油，特别是石油！哗哗地喷来吧！可是没有油轮怎么行啊？那我们就可以出力了！喂，哪位还要把船卖掉的，请卖给敝人吧！全卖给我！我多想忙死累死啊！”

“我的是客轮，又不是油轮，又有什么用？”一个说。

“这又是你的悲观情绪在作怪了！”又一个说，“客轮也是船，不能改造吗？现在单靠总共百来只、五十几万吨的油轮，能干什么事啊？瞧着吧，统统都要改造！客轮、普通货轮都要改造。长谷川老兄，你信不信我的预见力？当初美国人禁输石油，我就说过要打的。长谷川老兄，我说过这话吧？”

“的确说过。”长谷川先生说。

喝彩声像惊鹭一样飞了起来。声音绵绵不绝，尾音中又冒出一个沙哑的歌声。大家又追着这歌声拍手，很快合上了节拍，齐唱起来：

代天讨伐不义……

歌声与拍手声把拉门糊纸震得啪啪脆响。那伙计盯着糊纸，眼神慌张，但又晶亮。他的嘴巴也畏畏缩缩嗫嚅起来，好像在热身，像跑步前的助跑。他很快就跟上了那歌声。他冲着门的方向斗胆一冲，但又缩住了。他好像在寻找着什么。他的手摸上了自己的后脑勺，放下来时，他手上沾了一点血丝。这是他早上被木勺打的。他脸一皱，做出疼痛的表情。虽然他的手已经离开了伤口，但他还是叫了一声疼。他的眼睛紧盯着血，好像用放大镜聚焦着火柴头，他期待着火柴头燃烧起来。他终于如愿以偿了，他的愤怒情绪被点燃了。他简直幸灾乐祸。他的嘴疼得一咧，然后顺势哼起了歌。他好像获得了放肆的权力，他在理直气壮讨伐着什么。他的手臂摇动起来，好像在摇动着发动机。他被动力驱动了，向拉门步步逼近。但拉门还是关着，他也没有胆量去打开拉门。他只能在幽暗的门内哼着歌，做着种种扭曲的动作。林北方从来没有见过他这种形象，在林北方眼里，他家伙计总显得很憨厚，甚至傻乎乎的，现在他简直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乱贼。他乱舞着，以至于门上投上了两个人影都没发觉。

门“哗啦”拉开了，香织带着父亲出现在门口。长谷川先生穿着黑色和服，微微撑着手臂，那样子好像蝙蝠。他把拉门推得大开，手臂一张，身材骤然高大，简直像传说中的鲲鹏，那宽阔的翅膀后面骤然交织起两道光。伙计好像被这光射中，一个倒退，身子一晃倒了下去。

香织惊叫一声。长谷川先生几乎跟女儿同时跨进了房间。

伙计的手摸在后脑勺上。香织被诱导，发现

了他头上的伤。“啊，血！爸爸，流血了！”她夸张地叫。

“没事……”他却嘟哝。

林北方说，他总是这样，做出卑微的样子，让人可怜他。但当人家可怜他，他又表示很能忍受，于是就让人更加可怜他。现在他故伎重演，他做出要挣扎爬起的样子。但他又哼了一声，脸一扭，身子也好像就要疼得撑不住了。这让香织赶紧去扶他，命令他躺下。但他更要爬起来。他于是就被香织硬按住，躺着。他仰着身体，好像完全被缴械了，他的样子更可怜了。

“一定是‘佛跳墙’打的！”香织叫，简直是在宣扬。她的声音里有按捺不住的兴奋，好像她找到了说服她爸的有力证据。“老是挨打！打伤了还照样干活，刚才我去时，他还在干活……爸爸，您看看，这么多血！”

伙计摆手，好像在否认。

“还忍着！”香织更有话可说了，“爸爸您看，受了那么多苦还忍着，总是这样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！”伙计竟然道歉。这是他又一个策略，不但表现出自己不值得一提，还向关心他的人表示歉意，自己给人家添麻烦了。这下，长谷川先生被打动了。他也蹲下身去。“香织，去叫人把急救箱拿来！”长谷川先生说。

香织跳起来，就往门外跑。但在门口，她站住了。她转过来的脸上带着要挟，“爸爸您还没有答应我呢！”

长谷川先生仰起头来，好像没有反应过来。

“不管怎样是不能再回‘佛跳墙’了！爸爸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”

“先去……”

“不！”香织叫。

长谷川先生急躁地用脚底蹭了蹭榻榻米草席，眉间闪过一丝厌烦。但他的女儿并不怕他，她竟然把身体倚在门上，袖着手。长谷川先生的神情转成了愠怒。“香织，你太任性了！”

“都是你们大人要打仗，才去不成中国了！”

香织叫。她委屈地哭了起来。

“哪里是我们要打仗……”长谷川先生辩，“是西洋人……”

“我不管！反正您答应过的……”

“那只是旅游，是玩！这是国家大事……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就是食言了！爸爸您不是说要文明吗？日本已经是文明国家了，不是野蛮国家了。野蛮人才言而无信！”

长谷川先生无言以对。香织应该是看出父亲被她抓住了要害，转变策略，啜泣道：“爸爸您不仅言而无信，还不爱我！”

“我怎么不爱你？”

“一点也不爱我！你只顾自己，一点也不管我！我有了最好的朋友，你也不肯给我！他是‘一寸法师’，我是‘春姬公主’，他会保护我的，陪我！”

这“一寸法师”的绰号，还真被香织用上了！但林北方纳闷，他家伙计什么时候成了香织的朋友，而且是最好的朋友了？

“你能够陪我的，是不是？”香织说着又扑向伙计，揉着他。她又拉起他，在他身后推着，向她父亲逼去，一边叫着：“向爸爸保证！向爸爸保证！”

长谷川先生狼狈地后退着。他竟一直被逼退到门外的走廊上。他好像冷静了下来，拍打着衣服，庄重地说：“香织，这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的！爸爸得谈谈！”

香织止住哭，好像在评估父亲的诚意。她突然把伙计的脑袋抱住，朝地上磕下去。是真磕，发出重重的响声，好像那不是人的脑袋一样。磕一下，又提起来再磕。他的身体在她的制约下，像空布袋一样不成姿势。他的腿在挣动着，竭力不让自己瘫倒。他努力双膝支地，跪住，但香织动作太鲁莽，他没有支住。

“‘一寸法师’，你说，你能好好陪我的，保护我的！”香织叫，“你说！‘一寸法师’，你机会来了！你说啊！”